



新離子

上

□ 13
3429
1

535
1



冊二
號八子
函八十

門 13
號 3429
卷 1

皇明劉伯溫先生著

不許翻刻
千里必究

郁離子



郁離子序

郁離子者誠意伯劉公在元季時所

著之書也公學足以探三才之奧識

足以達萬物之情氣足以奪三卓之

帥以是自許卓然立於天地之間不

知自視與古之豪傑何如也年二十



繁
心
當作
繫

已登進士第。有志於尊主庇民。當是時。其君不以天下繁念慮。官不擇人。例以常格處之。噤不能有所為。已而南北繹騷。公慨然有澄清之志。藩閩方務治兵。辟公叅贊。而公銳欲以功業自見。累建大議。皆匡時之長策。而當

國者樂因循而悅苟且。抑而不行。公遂弃官。玄屏居青田山中。發憤著書。此郁離子之所以作也。郁離者何。離為火。文明之象。用之。其文郁也。然為盛世文明之治。故曰郁離子。其書總為十卷。分為十八章。散為一百九十

有商一
五條多或千言少或百字其言詳於
正己慎微脩紀遠種尚誠量敵審勢
用賢治民本乎仁義道德之懿或乎
吉凶禍福之幾審乎古今成敗得失
之跡大槩矯元室之弊有激而言也
牢籠萬彙洞釋群疑辨博奇詭巧於

比喻而不失乎正驟而讀之其鋒凜
然若太阿出匣若不可玩徐而思之
其言確然鑿之乎如藥石之必治病
斷之乎如五穀之必療饑而不可無
者也豈若管商之功利申韓之刑名
儀秦之捭闔孫吳之陰謀其說詭於

聖人務以智數相高而不自以為非者哉。見是書者皆以公不大用為憾。詎知天意有在。挈而界之。維新之朝。乎。皇上龍興。卒以宏謨偉畧。輔翼興運。及定功行。賞疏土。分封。遂膺五等之爵。與元勛大臣。丹書鐵券。聯休共

美於無窮。不其盛哉。傳有之曰。楚雖有材。晉實用之。公之謂也。初公著書。本有望於天下後世。詎意身親用之。雖然。公之事業具于書。此元之所以亡也。公之書見于事業。此皇明之所以興也。嗚呼。一人之用舍。有關於天

下國家之故。則是書也。豈區區一家
言哉。一夔蚤嘗受教於公。後謁公金
陵官寺。出是書以見教。一夔駭而未
見。愧未能悉其要領。今公已薨。其子
仲璟懼其散軼。以一夔於公有相從
之好。俾為之序。顧一夔何敢序公之

書。然得繫名於簡編之末。亦為榮幸。
因不讓而序之。公諱基。字伯溫。括蒼
人。著其言行之詳。官勛之次。則具在
國史。茲不著。

洪武十九年冬十有一月。門生杭州
府儒學教授天台徐一夔謹序。

郁離子卷之上

開國詔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兼弘文館

學士誠意伯青田劉基著

鄭能拙卿校刊

千里馬第一

郁離子之馬，孳得馱駛焉。人曰：是千里馬也，必致諸內殿。郁離子悅，從之。至京師，天子使大僕閱方貢，曰：馬則良矣，然非冀產也。真之於外牧。南宮子朝謂郁離子曰：熹華之山，寔是帝之明都，爰有紺羽之雛，掩而弗朋，惟天下之鳥，惟鳳為能，履其形，於是道鳳之道，志鳳之志，思以鳳之鳴。

鳴天下，乘鳩見而謂之曰：子亦知夫木主之與土偶乎？上古聖人以木主事神，後世乃易以土偶，非先主之念慮不周於今之人也。苟求諸心誠，不以貌肖而今反之矣。今子又以舌反之，弗鳴則已，鳴必有戾卒鳴之，咬音交然而成音，拂梧桐之枝入於青雲，激空穴而殷巖峽音江。松杉栢楓莫不振柯而和之，橫體豎目之聽之者亦莫不蠢蠢焉。鵲音高聞而大惕，畏其挺已也，使鸛讒之于王母之使曰：是誰而奇其音，不祥使鳩日逐之，進幽昌焉。誰委羽于海濱，鵠鷗遇而射之，中脰音豆。幾歿，今天下之不內吾子，之不為幽昌而為誰也，我知之矣。

潮一本作淵

郁離子憂須麋進曰：道之不行，命也。夫子何憂乎？郁離子曰：非為是也。吾憂夫航滄溟者之無舵工也。夫滄溟波濤之所積也，風雨之所出也，鯨鯢蛟蜃於是乎集，夫其負鋒鋌音時連而含鏃音艾鏃音五各者，孰不有所俟，今不慮也。且夕有動，予將安所適乎？須麋曰：昔者太冥主不周，河洩于其岫，且泐音勒。老童過而憐之，謂太冥曰：山且泐，太冥怒以為妖，喜老童退，又以誣其臣，其臣亦怒曰：山豈有泐乎？有天地則有吾山，天地泐，山乃泐耳，欲兵之，老童愕而走，無幾康回過焉，弗肅，又弗防也。康回怒以頭觸其山，山之骨皆冰裂，土墮于潮，沮焉。太冥逃，客歿于崑崙之墟，其臣皆亾。

水滸子

卷七

二

厥家今吾子之憂老童也其若之何
戚之次且謂郁離子曰子何爲其垂垂也與子非有願欲
於今之人也何爲其然也郁離子仰天歎曰小子焉知予
哉戚之次且曰昔周之歐冶子早喪其父政屬于家僮沸
用賄於是家日迫將改父之舊其父之老不可僮羣詢音始
而出之其母禁之僮曰老人不知死而弗自靖也夫以其
父之老與其母之言且不聽也而況於疏遠之人乎憂之
何補祇自痲音妹也郁離子曰吾聞天之將雨也穴蟻知之
野之將霜也草蟲知之知之於將萌而避之於未至故或
徙焉或蟄焉不虛其知也今天下無可徙之地可蟄之士

矣是爲人而不如蟲也詩不云乎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匪
鶉匪鳶音潛逃于淵言其無所往也吾何爲而不憂哉戚
之次且曰昔者孔子以天縱之聖而不得行其道顛沛窮
厄無所不至然亦無往而不自得不爲無益之憂以毀其
性也是故君子之生於世也爲其所可爲不爲其所不可
爲而已若夫吉凶禍福天實司之吾何爲而自藥哉
郁離子謂執政曰今之用人也徒以具數與抑亦以爲良
而倚以圖治與執政者曰亦取其良而用之耳郁離子曰
若是則相國之政與相國之言不相似矣執政者曰何謂
也郁離子曰僕聞農夫之爲田也不以羊負軛音阨賈子之

治車也不以豕駮服知其不可以集事恐為其所敗也是故三代之取士也必學而後入官必試之事而能然後用之不問其系族惟其賢不鄙其側陋今風紀之司耳目所察非常之選也儀服云乎哉言語云乎哉乃不公天下之賢而悉取諸世胄昵女栗切 親近也近之都那豎為之是愛國家不如農夫之田買子之車也執政者許其言而心忤之工之僑得良桐為斲而為琴弦而鼓之金聲而玉應自以為天下之美也獻之太常使國工視之曰弗古還之工之僑以歸謀諸漆工作斷文為又謀諸篆工作古篆音為匣而埋諸土暮年出之抱以適而貴人過而見之易之以百

金獻諸朝樂官傳視皆曰希世之珍也工之僑聞之歎曰悲哉世也豈獨一琴哉莫不然矣而不早圖之其與亾矣遂去入于宕冥之山不知其所終

王孫濡謂郁離子曰子知荆巫之鬼乎荆人尚鬼而崇祠巫與鬼爭神則隱而臥其偶鬼弗知其誰為之也乃蠶直列于其鄉鄉之老往祠見其偶之臥醮而起焉鬼見以為是臥我者也毆之踣而死今天下之臥而弗可起矣而不避焉無益砥取尤耳

郁離子曰一指之寒弗煥則及於其手足一手足之寒弗煥則周於其四體氣脈之相貫也忽於微而至大故疾病

之中人也始於一膝理之不知或知而忽之也遂至於不可救以死不亦悲夫天下之大一邑不足以為損是人之常言也一邑之病不救以及一州由一州以及一郡及其甚也然後傾天下之力以救之無及於病而天下之筋骨疏矣是故天下一身也一身之肌肉腠理血脈之所至舉不可遺也必不得已而去則爪甲而已矣窮荒絕徼聖人以爪甲視之雖無所不愛而捐之可也非若手足指之不可遺而視其受病以及于身也故治天下者惟能知其孰為身孰為爪甲孰為手足指而不逆施之則庶幾乎弗憊矣

楚太子以梧桐之實養梟而冀其鳳鳴焉春申君曰是梟也生而殊性不可易也食何與焉宋英聞之謂春申君曰君知梟之不可以食易其性而為鳳矣而君之門下無非狗偷鼠竊亾賴之人也而君寵榮之食之以玉食薦之以珠履將望之以國士之報以臣觀之亦何異乎以梧桐之實養梟而冀其鳳鳴也春申君不寤卒為李園所殺而門下之士無一人能報者

周厲王使芮儒稅切伯帥師伐戎得良馬焉將以獻于玉芮季曰不如捐之王欲無厭而多信人之言今以師歸而獻焉焉王之左右必以子獲為不止一馬而皆求於子子無

以應之則將曉切馨于王王必信之是賈禍也弗聽卒獻
之榮夷公果使有求焉弗得遂譖諸王曰伯也隱王怒逐
芮伯君子謂芮伯亦有罪焉爾知王之瀆貨而啟之芮伯
之罪也

燕王好鳥庭有木皆巢鳥人無敢觸之者為其能知吉凶
而司禍福也故凡國有事惟鳥鳴之聽鳥得寵而矜客至
則羣呀虛加切之百鳥皆不敢集也於是大夫國人咸事鳥
鳥攫腐以食腥于庭王厭之左右曰先王之所好也一夕
有鴟止焉鳥群睨而附之如其類鴟入諱諱荒切于宮王使
射之鴟死鳥乃呀而啄之人皆醜之

穆天子得八駿以造王母歸而伐徐偃王滅之乃立天閑
內外之廄八駿居天閑食粟日石其次乘居內廄食粟日
八斗又次居外廄食粟日六斗其不企是選者為散馬散
馬食粟日五斗又下者為民馬弗齒于官牧以造父為司
馬故天下之馬無遺良而上下其食者莫不甘心焉穆王
崩造父卒八駿死馬之良駑莫能差然後以產區焉故冀
之北土純色者為上乘居天閑以駕王之乘輿其廄為中
乘居內廄以備乘輿之闕戎事用之冀及濟河以北居外
廄諸侯及王之公卿大夫及使于四方者用之江淮以南
為散馬以通傳服百役大事弗任也其士食亦視馬高下

如造父之舊及夷王之季年盜起內廐之馬當服戎事則皆飽而驕聞鉦鼓而辟易望旆而走乃參以外廐二廐之士不相能內廐曰我乘輿之驂服也外廐曰爾食多而用寡其奚以先我爭而聞于王王及大臣皆右內廐既而與盜遇外廐先盜北內廐又先上以爲功於是外廐之士馬俱懈盜乘而攻之內廐先奔外廐視而弗撓亦奔馬之高足驥首者盡沒王大懼乃命出天閑之馬天閑之馬實素習吉行乃言于王而召散馬散馬之士曰戎事尚力食充則力彊今食之倍者且不克荷吾儕力少而恒勞懼弗肩也王內省而慙慰而遣之且命與天閑同其食而廩粟不

繼虛名而已於是四馬之足交於野望粟而取農不得植其老羸皆殍而其壯皆逸入于盜馬如之王無馬不能師天下蕭然

蜀賈三人皆賣藥于市其一人專取良計入以爲出不虛買亦不過取贏一人良不良皆取焉其賈之賤貴惟賈者之欲而隨以其良不良應之一人不取良惟其多賣則賤其價請益則益之不較於是爭趨之其門之限月一易歲餘而大富其兼取者趨稍緩再暮亦富其專取良者肆日中如宵且食而昏不足郁離子見而歎曰今之爲士者亦若是夫昔楚鄙三縣之尹三其一廉而不獲于上官其公

也無以就舟人皆笑以爲癡其一擇可而取之人不尤其取而稱其能賢其一無所不取以交于上官子吏卒而實富民則不待三年舉而任諸綱紀之司雖百姓亦稱其善不亦怪哉

北郭氏之老卒僮僕爭政室壞不修且壓乃召工謀之請粟日未聞女姑自食役人告饑泣事者弗白而求賄弗與卒不自於是衆工皆慙恚執斧鑿而坐會天大雨霖步廊之柱折兩廡既圯次及于其堂乃用其人之言出粟具饗餼以集工日惟所欲而與弗靳工人至視其室不可支則皆辭其一日向也吾饑請粟而弗得今吾飽矣其二日子

之饗餼鳥 諸矣弗可食矣其三日子之室腐矣吾無所用其力矣則相率而逝室遂不葺以圯郁離子曰北郭氏之先以信義得人力致富甲天下至其後世一室不保何其忽也家政不修權歸下隸賄賂公行以失人心非不幸矣○闕逢敦牂之歲戎事大舉有薦瓠里子宓於外閫者曰瓠里先生實知兵可將也聘至瓠里子過郁離子辭且請言焉郁離子仰天歎曰嗟乎悲哉是舉也忠矣而獨不爲先生計哉瓠里子曰何謂也郁離子曰昔者秦始皇帝東巡使徐市入海求三神蓬萊之山請船弗予予之葦筏辭曰弗任秦皇帝使謁者讓之曰人言先生之有道也寡人

聽之而必求船也則不惟人皆可往也寡人亦能往矣而
 為事先生為哉徐市無以應退而私具舟載其童男女三
 千人宅海島而國焉秦皇帝留連海濱待徐市不至不得
 三神山而歸殂于沙丘今之用事者皆肉食吾恐先生之
 請船而得葦筏也既而果不用瓠里子
 郁離子曰治天下者其猶醫乎醫切脈以知證審證以為
 方證有陰陽虛實脈有浮沈細大而方有汗下補瀉鍼灼
 湯劑之法參苓薑桂麻黃芩確之藥隨其人之病而施焉
 當則生不當則死矣是故知證知脈而不善為方非醫也
 雖有扁鵲之識徒嘵嘵計么而無用不知證不知脈道聽

塗說以為方而語人曰我能醫是賊天下者也故治亂症
 也紀綱脈也道德政刑方與法也人才藥也夏之政尚忠
 殷承其敝而救之以質殷之政尚質周承其敝而救之以
 文秦用酷刑苛法以箱天下天下苦之而漢承之以寬大
 守之以寧壹其方與證對其用藥也無殄天下之病有不
 瘳者鮮矣

郁離子以言忤于時為用事者所惡欲殺之大臣有薦其
 賢者惡之者畏其用颺言毀諸庭庭立者多和之或問和
 之者曰若識其人乎曰弗識而皆聞之矣或以告郁離子
 郁離子笑曰女几之山乾鵲所巢有虎出于樸藪鵲集而

有聲一
噪之鵠鵠聞之亦集而噪鵠音鵠居見而問之曰虎行地
者也其如子何哉而噪之也鵠曰是嘯而生風吾畏其顛
吾巢故噪而去之問於鵠鵠鵠無以對鵠鵠笑曰鵠之
巢木末也畏風故忌虎爾穴居者也何以噪爲
郁離子曰民猶沙也有天下者惟能搏而聚之耳堯舜之
民猶以漆搏沙無時而解故堯崩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
海遏密八音非威驅而令肅之也三代之民猶以膠搏沙
雖有時而融不釋然離也故以子孫傳數百年必有無道
之君而後衰又繼而得賢焉則復興必有大無道如桀與
紂而又有賢聖諸侯如商湯周武王者間之而後亾其無

道未如桀紂者不亾無道如桀紂而無賢聖諸侯適丁其
時而間之者亦不亾霸世之民猶以水搏沙其合也若不
可開猶水之冰然一旦消釋則渙然離矣其下者以力聚
之猶以手搏沙拳則合放則散不求其聚之道而以責
于民曰是頑而好叛嗚呼何其不思之甚也
平原君患盜誅之不能禁或曰更賞之足以戢矣虞卿曰
不可先王立賞罰以勸懲善惡衰世之政也雖微猶足以
激其趨故賞禁潛罰禁濫縣衡以稱之猶懼其不平也而
況敢逆施之乎夫民之輕禁以逞欲如水之決必有所自
求而塞之斯可矣今此之不索而力遏其流至於不能制

乃不省其闕而欲矯以逆先王之法度是猶欲止水而去其防也其庸有瘳乎夫民有欲而無厭者也節以制之猶或踰焉盜而獲賞利莫大矣利之所在民必趨焉趨而禁之是貳政也趨而不禁人盡盜矣是鼓亂也不臧孰甚焉平原君豁然而寤起再拜受教盡散其私財以濟貧乏申明舊章而重購以賞獲盜者於是趙盜皆走之燕道不拾遺虞卿之教也

州之庸問於郁離子曰雲山出也而山以之靈煙火出也而火以之畜不亦異哉郁離子曰善哉問夫人之用替者亦猶是也夫智人出也善用之猶山之出雲也不善用之

猶火之出煙也韓非囚秦鼃音潮錯音夙漢煙出火也

魯般第二

郁離子之市見壞宅而哭之慟或曰是猶可葺與郁離子曰有魯般王爾則可也而今凶矣夫誰與謀之吾聞宅壞而棟不撓者可葺今其棟與梁皆朽且折矣舉之則覆不可觸也不如姑仍之則薨楠之未解者猶有所附以待能者苟振而摧之將歸咎于葺者弗可當也况葺宅必新其材簡其蠹腐其外完而中潰者悉屏之不束椽以為楹不斲柱以為椽其取材也惟其良不問其所產楓栝音切松栝杉櫨柞檀無所不收大者為棟為梁小者為杙音七為栒

而曲者為枅，直者為楹，長者為榱，短者為椳。音非空中而
 液身者，無所不用。今醫問之大木，竭矣，規矩無恒，工失其
 度，斧鋸刀鑿，不知所裁。桂樟枿櫨，即胡切剪為標，於宙切薪雖
 有，魯般王爾，不能輒施其巧。而況於無之乎？吾何為而不
 悲也。

青丘之山，九尾之狐居焉。將作妖，求鬻，而戴之以拜北
 斗，而徵福于上帝。遂往造，共工之臺，以臨九丘。九丘十
 藪，之狐畢集，登羽山，而人舞焉。有老狼見，而謂之曰：爾之所
 戴者，死人之鬻，也。人死，肉腐而為泥，枯骨存焉。是為鬻
 鬻，鬻鬻之無知，與瓦礫無異。而其腥穢，瓦礫之所不有，不

可戴也。吾聞鬼神好馨香，而悅明德，腥臊穢惡，不可聞也。
 而況敢以瀆上帝，帝怒不可犯也。弗悔，若必受烈禍。行未
 至，閔伯之虛，獵人邀而伐之，攢弩以射其戴。鬻鬻者，九尾
 之狐，歿聚群狐而焚之，蛆三百仞，三年而臭。赤又切乃熄。惡氣也

息音

漢愍帝之季年，東都大旱，野草皆焦。昆明之池竭，洛巫謂
 其父老曰：南山之湫，有靈物，可起也。父老曰：是蛟也，弗可
 用也。雖得，雨必有後憂。衆曰：今旱極矣，人如坐爐，炭朝不
 謀夕，其暇計後憂乎？乃召洛巫，與如湫禱而起之。酒未畢，
 三奠，蛟蜿蜒出，有風隨之，颼颼然。山谷皆殷，有頃，雷雨大

至木盡拔，彌三日不止，伊洛澠澗皆溢，東都大困，始悔不用其父老之言。

郁離子曰：螢之為明，微微也；昏夜得之，可以照物，取而寘諸燭下，則黝然凶矣。燭亦明矣哉，而不能不晦於月也。

大陽出矣，月之明又安在哉？故狗制狐，豹制狗，虎制豹，後

先凡切，又俊春切。狴制虎，魏吳晉宋齊梁陳隋之君，惟其不嘗漢

祖之時也，使其在漢祖之時，不敢與布越伍，而況能南面哉？是故湯武不作，而後有桓文；桓文不作，而後有秦秦之

王適逢六國之皆庸君，故有賢人弗能用，而秦之間得行，嗚呼！豈秦之能哉！

或問：勝天下之道，曰在德。何以勝德？曰：大德勝，小德

勝，無德，大德勝；大力，小德敵，大力生敵，德生力，力生於

德，天下無敵，故力者勝。一時者也，德愈久而愈勝者也。夫

力，非吾力也，人各力其力也。惟大德為能得群力，是故德

不可竊，而力可困。人言五伯之假仁義也，或曰：是何足道

哉？郁離子曰：是非仁人之言也。五伯之時，天下之亂極矣，

稱諸侯之德，無以加焉，雖假而愈於不能，故聖人有取也。

故曰：誠勝，假勝，無天下之至誠，吾不得見也；得見假之

者，亦可矣。

郁離子曰：甚矣仁義之莫彊於天下也。五伯假之，而猶足

以維天下而獲天下之顯名而況於出之以忠行之以信者哉今人談仁義以口聞取其一二無拂於其欲者時行焉將以賈譽也及其弗獲則舉仁義以為迂雲俱切而舍之費大也至于外弗寤哀哉

齊潛王既取燕滅宋遂伐趙侵魏南惡楚西絕秦交示威諸侯以求為帝平原君問于魯仲連曰齊其成乎魯仲連笑曰成哉臣竊悲其為象虎也平原君曰何謂也魯仲連曰臣聞楚人有患狐者多方以捕之弗獲或教之曰虎山獸之雄也天下之獸見之咸讐訕也而亾其神伏而俟命乃使作象虎取虎皮蒙之出于牖下狐入遇焉啼而踣

他日豕暴于其田乃使伏象虎而使其子以戈擗舉其切又音羈諸衢田者呼豕逸于莽遇象虎而反奔衢獲焉楚人大喜以象虎為可以皆服天下之獸矣於是野有知馬被象虎以趨之人或止之曰是駮非角切也真虎且不能當徃且駮弗聽馬雷响欣向許字二切而前攬而噬之顛磔而歿今齊實象虎而燕宋狐與豕也弗戒諸侯其無駮乎明年望諸君以諸侯之師入齊潛王為淖齒所殺

蟾蜍游于決於良切壤之澤蚺明多切蛟皮音以其族見喜其類也也欲與俱入月使鼃音之問曰彼何食曰彼宅于月中身棲桂樹之陰餐秦和之淳精吸風露之華滋他無

所食也。蚶坡曰：若是，則予不能從矣。予處決瀆之中，一日而三飽。予焉能從？彼單棲于澗。古穴呼澗，胡巧刀切枵其胃，腸而吸飲風露乎？問其食，不對。壺醜復命，使返而窺之，則方據澗而食其蛆。丑余監糞汁而飲之，滿腹然後出，骨臍然。壺醜返曰：彼之食，溷蛆與糞汁也。一日不可無也。而焉能從？子蟾蜍蹙額而吟。呵臺切曰：嗚呼！予何罪乎？而生與此物類也。

郁離子曰：豺之智，其出於庶獸者乎？嗚呼！豈獨獸哉？人之無知也，亦不如之矣。故豺之力非虎敵也，而獨見焉則避；及其朋之來也，則相與犄角之。盡虎之力，得一豺焉，未暇

顧其後也。而犄之者至矣。虎雖猛，其奚以當之？長平之役，以四十萬之衆投戈甲，而受死，惟其智之不如豺而已。

玄豹第三

石羊先生謂郁離子曰：嗚呼！世有欲蓋而彰，欲抑而揚，欲掩其明而播其聲者，不亦異乎？郁離子喟然嘆曰：子不見夫南山之玄豹乎？其始也，於快贍耳，人莫之知也。霧雨七日不下，食以澤其毛，而成其文，文成矣，而復欲隱。何其出也，是故縣黎之玉，處頑石之中，而潛于幽谷之底，其壽可以與天地俱也。無故而舒其光，使人矚而駭之，於是乎椎鑿來，而扁鐻發矣。桂樹之輪囷，詰樛與栲櫨，奚異而斧

斤尋之不憚阻遠者何也以其香之達也故曰欲人之不
見莫若助屈切其明欲人之不知莫若瘖其聲是故鸚鵡
繫于能言蝸蟻綿音獲于善鳴樗以惡而免割瓢音以苦而
不烹何如其翳子之燁燁而返子之冥冥乎石羊先生悵
然久之曰惜乎予聞之晚也

南山之隈有大木群蟻萃焉穿其中而積土其外於是木
朽而蟻日蕃則分處其南北之柯蟻之埳瘵且各切如也一
日野火至其處南者走而北處北者走而南不能走者漸
而遷于火所未至已而俱熱無遺者

東南之美有荆山之麝臍焉荆人有逐麝者麝急則挾其

臍投諸莽逐者趨焉麝因得以逸令尹子文聞之曰是獸
也而人有弗如之者以賄亾其身以及其家何其知之不
如麝耶

子游爲武城宰郭門之埳有鸛遷其巢於墓門之表墓門
之老以告曰鸛知天將雨之鳥也而驟遷其巢邑其有大
水乎子游曰諾命邑人悉具舟以俟居數日水果大至郭
門之埳沒而雨不止水且及于墓門之表鸛之巢翹翹然
徘徊長唳莫知其所處也子游曰悲哉是亦有知矣惜乎
其未遠也

西郭子僑與公孫詭隨涉虛俱爲微行昏夜踰其鄰人之

垣鄰人惡之，坎其往來之涂。直都達切而置，溷焉。一夕又往，子僑先墮于溷，弗言而招，詭隨，詭隨從之。墮欲呼，子僑掩其口，曰：「勿言，俄而涉虛至，亦墮。」子僑乃言，曰：「我欲其無相嗔也。」君子謂西郭子僑，非人也。已則不慎，自取污辱，而包藏禍心，以陷其友，其不仁甚矣。

蒼筤之山，溪水合流，入于江。有道士，築于其上，以事佛甚謹。一夕，山水大出，漂室廬，塞溪而下。人騎木，乘屋，號呼求救者，聲相連也。道士具大舟，躬簦笠，立水澗，督善水者，絕以俟。人至，卽投木索，引之。所存活甚衆，平且有獸，身沒波濤中而浮，其首左右盼，若求救者。道士曰：「是亦有生，必速。」

救之，舟者應言，往以木接上之，乃虎也。始則矇矓然坐而舐其尾，比及岸，則瞠目，眦道士，躍而攫之。仆地，舟人奔救，道士得不死，而重傷焉。郁離子曰：「哀哉，是亦道士之過也。知其非人而救之，非道士之過乎？雖然，孔子曰：『觀過斯知仁矣。』道士有焉。」山有老父，坐石上，揖之不起。秦龍先生拱而立，頃之，老父仰而臚俯，而疑其神，玉如也。頷而笑，曰：『子欲采藥乎？余亦采藥者也。今子雖采藥，而未知藥也。知藥莫若我。』秦龍先生跪，曰：『願受教。』老父曰：『坐。』吾語子中黃之山，有藥焉，龍鱗而鳳葩，玉質而金英，宵納月彩，晨晞日。

精宅厚坤以爲家，溲沈灌之流榮，其味不苦不酸，其性不
熱不寒，淡如也。淳如也，其名曰芝，得而服之，壽考以康，百
病不生。皞皞熙熙，躋于泰寧，而五百年一遇之。太行之山
有艸焉，丹夷而紫蕤，根如伏龍，葉如翠翹，葱葱萋萋，蔚茂
以齊，其名曰參，得而服之，老者少，少者壽，病者已，疴者起，
而三百年一遇之。南條之山有艸焉，性溫而和，味芳以辛，
馥馥芬芬，香氣襲人，其名曰木，得而服之，養精益神，救疾
扶生，去疾除根，瘴癘莫于寢興以安，而百年一遇之。岫古
切山嶺力后切之山有木焉，碧幹而瓊枝，綠葉菁菁，上拂
穿霄，下躡層崖，霜雪灑之而不凝，赤日過之而不炎，其馨

菲菲，其味如飴，鬼魅畏之，避不敢窺，其名曰桂，煮而服之，
可以祛百邪，消毒滌，扶陽抑陰，斂真歸元。岷山之陰有草
焉，葉如翠眊，根如團金，味如人膽，稟性酷烈，不能容物，名
曰黃良，煮而服之，推去百惡，破癥解結，無穢不滌，煩疴毒
熱一掃無迹，如司寇之殛殘賊之，二物也。有病乃服，無病
者不服也。故有弗用，必中陰谷，有草狀如黃精，背陽而
生，入口口裂，著肉肉潰，名曰鉤吻，雲夢之隰有草，其狀如
葵，葉露滴，人流爲瘡，瘻刻骨絕筋，名曰斷腸之草之，二草
者，但有殺人之能，而無愈病之功，吾子其慎擇之，哉！無求
美弗得，而爲形似者，所誤。秦龍先生愀然而悲，願求老人

已不知其所之矣
梓謂棘曰爾何為乎脩脩而不揚構構而無所容幽穆於
灌莽之中翳朽籜而不見大陽不已痲乎吾幹竦穹崖梢
拂九陽根入九陰日月過而留其暉風雨會而流其滋鵲
雛翠鸞朝夕和鳴暖霽晴嵐山蒸澤烘結為祥雲五色備
象八音成聲絢為文章抱日浮光蔚兮若濯錦出蜀江粲
兮若春葩曜都房是以匠石見而愛之期以為明堂之棟
梁言既棘倚風而嘯振條而吟曰美矣哉吾聞之治容色
者侮之招麗服飾者盜之招多才能者忌之招今子之美
冠群超倫名彰于時泰運未開構厦無人吾憂子之不得

為明堂之棟梁而剪為黃腸與腐肉同歸于冥冥之鄉雖
欲見太陽其可得乎吾長不盈尋大不踰指扶踈屈律不
文不理天不界之以材而賜之以刺使人不敢樵禽不敢
萃故雖無子之美而亦無子之憂則吾之所得多矣吾又
安所求哉
宋王欲使熊螫父為司馬熊螫父辭宋王謂杞離曰薄諸
乎吾將以為太宰杞離曰臣請試之且日之熊螫父氏不
遇遇其僕于達為道王之意其僕曰小人不能知也然嘗
聞之南海之島人食蛇北游于中國腊蛇以為糧之齊齊
人館之厚客喜侑主人以文跌大結切之脩主人吐舌而走

客弗喻為其薄也。戒皂臣求王虺，以致之。今王與大夫無亦由是與杞離慚而退。

郁離子學道于藐乾羅子，冥授化鐵為金之術，遂往入九折之山，得躍冶之鋼音而鍊之，以左目取火于太陽，右目取水于太陰，驅役雷風，收拾鬼神，以集于黃中，渾渾胚胚如珠在胎，焜焜熒熒如日將升，仙人皆仰之矣。山鬼窺而慄焉，嘯其徒謀之，曰：有怪，女知之乎？若不早圖，而待其成悔無及矣。乃使獯與力輕切撓之百端，不能破，乃羣號而訴諸帝。帝曰：天生物而賦之形，與性壽夭貴賤，司命掌之，弗可移也。夫是謂之天常，今彼將以智奪之，以竊天權，弗可

假也。帝怒，命方伯宵鼓之，以旄莫江切鞞音之鞞皮秘切，又

鐵躍弗可止，遂不能成金。

石羊先生謂郁離子曰：子不知子之憂乎？郁離子曰：何為其不知也？曰：何以知之？曰：周人有好狡戶交切服者，有不又音狡足於其心，則怛怛而不置，必易而後慊。一日有所之，袂溼而弗知也。揚揚而趨，樂甚，其友半途而指之，溼則悅而嗟，攝而搔之，溼去而跡在其心，媻媻救流切然，五步而六視，不成行而復。鄭子陽好其妻，其妻美而額，厲蔽之以翟，三年未之見，一夕而禡其翟，見焉，則快然不樂，申且而不寐。其妻雖以翟蔽之，終不好矣。故陰谷之木生于嵌巖之下，終

年不見日月之光，而不怨者，不知天之有日月也。

梧丘之野人種稻，以為食。歲儲舊，而待新。新未嘗，不敢竭。

其舊，且日之，視其未皆穎，而且粟，喜而歸曰：新可期矣。

則皆發其舊，與其人飽之，舊且盡，而新未熟，不勝其缺。

望與其子及妻，更往而迭視，踐其畝，而禾愈青，是非禾

之返青也。望之者切也。荆人有走虎而拍其子者，以為虎

已食之矣，弗未矣。人有見而告之曰：爾子在，盍速求之，弗

信，采薪者以歸，子之。他日遇而爭之，其子弗識矣。

趙王之太子病，召醫，緩醫，緩至，曰：病革矣，非萬金之藥，弗

可開之，曰：是必得代之赭，荆之玉，岫古后嶼力后之沙，馬

同青蛉音令之空，曾青，崑崙之紫，白英，合浦之珠，蜀之犀，三

韓之寶龜，醫無閭之珣音荷，玕音干，琪音合，汞，鉛，而鍊之，一年而

積，二年而成，三年而金粟生，則取而埋諸土中，又二年而

服之，斯可以起矣。淳于公聞而笑之，曰：誠哉，所謂醫緩矣。

○莊子之齊，見餓人而哀之，餓者從而求食，莊子曰：吾已

不食七日矣，餓者吁曰：吾見過我者多矣，莫我哀也，哀我

者，惟夫子向使夫子不食，其能哀我哉。

參龍先生謂石羊子曰：往子游于江，十日而風恒從西來，

及還而沿，又十日而風恒從東來，從者悲而泣，子晞之曰：

天有風，主為予汝乎，何為泣也。

靈丘丈人第四

靈丘之丈人善養蠶，歲收蜜數百斛，蠟稱之。於是其富比封君，為丈人卒，其子繼之。未朞月，蠶有舉族去者，弗恤也。歲餘去，且半，又歲餘盡去，其家遂貧。陶朱公之齊，過而問焉，曰：「是何昔者之煊煊，而今日之涼涼也？」其鄰之叟對曰：「以蠶，請問其故。」對曰：「昔者丈人之養蠶也，園有廬，廬有守，剝木以為蠶之宮，不罅，不腐。音由其置也，疏密有行，新舊有次，坐有方，牖有鄉，五五為伍，一人司之，視其生息，調其寒暄，鞏其構架，時其墼發，蕃則從之，析之，寡則與之，哀之不使有二王也。去其蛛蝨，音皮蟬，音浮彌其土，蠶蠅豹，夏不烈。

日冬不凝，澌飄風吹而不搖，淋雨沃而不漬，其取密也，分其贏而已矣。不竭其力也，於是故者安，新者息，丈人不出戶而收其利，今其子則不然矣。園廬不葺，汗濺不治，燥濕不調，啟閉無節，居處脆脆，出入障礙，而蠶不樂其居矣。及其久也，音切蚘音切，音切蝨音切，音切罔其房而不知，音切螻音切，音切螳音切鑽其室而不禁，音切鵲音切，音切鳩音切，音切掠之于白日，狐里竊之于昏夜，莫之察也。取蜜而已，又焉得不涼涼也哉？陶朱公曰：「噫！二三子識之，為國有民者，可以鑒矣。」

郁離子曰：「刑威令也，其恣至于殺而生人之道存焉。赦德令也，其意在乎生而殺人之道存焉。書曰：「刑期于無刑，又

曰、青災肆赦、此先王之心也。是故制刑期于使民畏、刑有必行、民知犯之之必死也。則死者鮮矣。赦者所以矜蠢愚、宥過誤、知罪不避、而輒原焉。是啟僥倖之心、而教人犯也。至於禍稔惡積、不得已而誅之、是以恩為罪也。然則赦令卒不可行、與曰、法有二、有古今之通禁、有一代之私禁。古今之通禁、惡逆也、殺人傷人、及盜之類也。而釋勿治、是代之為賊也。一代之私禁、茶鹽錢幣之類也。民無以為生、而官不能恤、於是乎有犯、雖難以為常原情而貸之、可也。濟陰之賈人、渡河而亾、其舟棲于浮苴之上、號焉有漁者、以舟往救之、未至、賈人急號曰、我濟上之巨室也、能救我

予爾百金、漁者載而升、諸陸則予十金、漁者曰、向許百金、而今予十金、無乃不可乎、賈人勃然作色曰、若漁者也、一日之獲、幾何、而驟得十金、猶為不足乎、漁者聞然而退、他日賈人浮呂梁而下、舟薄于石、又覆、而漁者在焉、人曰、盍救諸、漁者曰、是許金而不酬者也、艤而觀之、遂沒、郁離子曰、或稱賈人重財而輕命、始吾不信、而今知有之矣、張子房謂漢王曰、秦將賈人、予可啗也、抑所謂習與性成者與、此陶朱公之長子、所以歿其弟也、孟子曰、故術不可不慎也、信哉、

衛懿公好禽、見觝牛而悅之、祿其牧人、如中士、甯子諫曰、

不可牛之用在耕不在祗祗其牛耕必廢耕國之本也其
 可廢乎臣聞之君入者不以欲妨民弗聽於是衛牛之祗
 者價十倍於耕牛牧牛者皆釋耕而教祗農官弗能禁耶
 有馬生駒不能走而善鳴公又悅而納諸廢寧子曰是妖
 也君不寤國必亾夫馬齊力者也鳴非其事也邦君為天
 牧民設官分職以任其事廢事失職厥有常刑故非事之
 事君不舉焉杜其源也妖之興也人實召之自今以往衛
 國必多不耕之夫不織之婦矣君必悔之又弗聽明年狄
 伐衛衛侯將登車而御失其轡將戰士皆不能執弓矢遂
 敗于榮澤滅懿公

鬣音布問于赤羽雕曰盜且殺而日多何也赤羽雕曰
 未也而今方多矣鬣曰何若是甚也赤羽雕曰乘子之
 車循子之軌天下之生將盡為盜鬣曰請聞之赤羽雕
 曰昔者蠶夕出出 蜨暴於岷嶓之間蜀王使相同帥師伐之
 畏弗進作土門而壁焉其士卒日食于民民瘵不堪於是
 五丁鑿山以出于江之源擒蠶蜨殺之相同聞蠶蜨之失
 也恐壁而出取其尸以為功曰我之徒兵實殺之五丁怒
 殺相同排大彭而墜之江江水逆流覆王宮王升木而號
 化為杜鵑今天下之治盜者皆相同也民不甘餒肉于蠶
 蜨也能無洩五丁之怒者乎

晉靈公好狗，築狗圈于曲沃，衣之繡，嬖人屠岸賈因公之
好也，則奪狗以悅公，公益尚狗。一夕，狐入于絳宮，驚襄夫
人，襄夫人怒，公使狗搏狐，弗勝，屠岸賈命虞人取他狐以
獻，曰：狗實獲狐。公大喜，食狗以大夫之俎。下令國人曰：有
犯吾狗者，則之。於是國人皆畏狗，狗入市取羊豕以食，飽
則曳以歸。屠岸賈氏屠岸賈大獲，大夫有欲言事者，不因
屠岸賈，則狗群噬之。趙宣子將諫，狗逆而拒諸門，弗克入。
他日，狗入苑食公羊，屠岸賈欺曰：趙盾之狗也。公怒，使殺
趙盾，國人救之，宣子出奔秦。趙穿因衆怒，攻屠岸賈，殺之，
遂弑靈公于桃園，狗散走。國中國人悉禽而烹之。君子曰：

甚矣屠岸賈之爲小人也。謂狗以蠱君，卒囚其身，以及
君，寵安足恃哉！人之言曰：蠱蟲食木，木盡則蠱死，其如晉
靈公之狗矣。

瓠里子自吳歸，粵相國使人送之，曰：使自擇官舟以渡，送
者未至，於是舟泊于滸者以千數。瓠里子欲擇之而不能，
識送者至，問之曰：舟若是多也，惡乎擇？對曰：甚易也。但視
其敝，蓬折檣而破，扶反者，即官舟也。從而得之，瓠里子
仰天歎曰：今之治政，其亦以民爲官民與？則愛之者鮮矣，
宜其敝也。

楚王好安陵君，安陵君用事，景睢邀江乙使言于安陵君。

曰楚國多貧民請以雲夢之田貸之耕以食無使失所安
陵君言于王而許之他日見景子問其入之數景子曰無
之安陵君愕曰吾以子為利於王而言焉乃以與人而為
恩乎景睢失色而退語其人曰國危矣志利而忘民危之
道也

衛靈公怒彌子瑕扶此音出之瑕懼三日不敢入朝公謂祝
鮒曰瑕也對乎子魚對曰無之公曰何謂無之子魚曰君
不觀夫狗乎夫狗依人以食者也主人怒而扶之嗥切胡高切
而逝及其欲食也音里切憇然後來忘其扶矣今瑕君狗
也仰於君以食者也一朝不得於君則一日之食曠焉其

何敢對乎公曰然哉

警聾第五

郁離子曰自警者樂言己之長自聾者樂言人之短樂言
己之長者不知己樂言人之短者不知人不知己者無所
見不知人者無所聞無見者謂之警無聞者謂之聾人有
耳目而見聞有所不及恒思所以聰明之猶懼其蔽塞也
而沉於自警自聾乎警且聾而以欺人曰予知且能然而
不喪者蔑之有也

郁離子曰諱者欺之媒乎矜者諂之宅乎媒以招之宅以
納之矜其不至乎故舟必漏也而後水入焉土必濕也而

後若生焉，姦人伺隙以圖進其身，奚暇爲人國家計哉？故因其矜也而施之誦，因其諱也而投以欺，然後昭然知其爲誦與欺而弗之拒也。由是而貫貫而後寵生爲寵生，慕生爲慕生，夫姦人之得志於人國家也，一旦不能堪也。而況於慕效之相承乎？腐肉之致蠅，非特盡其肉而已也。蠅生蛆，而蛆復爲蠅，蠅蛆相生而不窮，夫何以當之？是故君子之脩，應辨惑如良醫之治疾也。鍼其膏肓，絕其根源，然後邪溜不生。苟知誦與欺之能喪人心，亾人國也，屏其媒，壞其宅，姦者熄矣。

甄里子之艾謂其大夫曰：日君之左眼病，獸人曰得生焉。

之血以飲之，可起也。君之圍人使求僕之驂，僕難未與也。大夫曰：殺馬以活馬，非人情也。夫何敢？甄里子曰：僕亦竊有疑焉。雖然，亦既知君之心矣。願因有所請。僕聞有國者必以農耕而兵戰也。農與兵孰非君之民哉？故兵不足則農無以爲衛，農不足則兵無以爲食。兵之與農猶足與手，不可以獨無也。今君之兵暴於農，而君不禁農與兵有訟，則農必左耕者困矣。是見手而不見足也。今君之圍人見君之不可無服，而不視僕之不可無驂也。昔者陳胡公之元妃太姬好舞，於是宛丘之人皆拔其桑而植柳，僕竊爲君畏之。

宋王偃惡楚威王好言楚之非且日視朝必詆楚以為笑且曰楚之不能若是甚矣吾其得楚乎群臣和之如出一口於是行旅之自楚適宋者必構楚短以為客國人大夫傳以達于朝徂而揚遂以楚為果不如宋而先為其言者亦惑焉於是謀伐楚大夫華繁諫曰宋之非楚敵也舊矣猶變音變牛之於音寶鼯也使誠如王言楚之力猶足以十宋宋一楚十十勝不足以直一敗其可以國試乎弗聽遂起兵敗楚師于頴上王益逞華繁天由切復諫曰臣聞小之勝大也幸其不吾虞也幸不可常勝不可恃兵不可玩敵不可侮侮小人且不可況大國乎今楚懼矣而王益盈大

懼小盈禍其至矣王怒華繁出奔齊明年宋復伐楚楚人伐敗之遂滅宋

越王燕群臣而言吳王夫差之亡也以殺子胥故群臣未應大夫子餘起而言曰臣嘗之東海矣東海之若游于青渚禹彊會焉介鱗之從者以班見夔出鼈延頸而笑夔曰爾何笑鼈曰吾笑爾之躡躡而憂爾之踣也夔曰我之躡躍不猶爾之踣補火切乎且我之用一而爾用四四猶不爾持也而笑我乎故跂之則贏其馱曳之則毀其腹終日匍匐所行幾許爾胡不自憂而憂我也今王殺大夫種而走范蠡四方之士掉首不敢南顧越無人矣臣恐諸侯之

笑王者在後也王默然

即且與蜚過于瞳吐中切蜚於各切褰首而逝即且追之踟旋

焉繞之蜚迷其所如則呀以待即且攝其首身弧屈而矢

發入其肱九音食其心齧其腎啟音出其尻斗丘切蜚歿不知也

他日行於燧時任切見蜚胡括切蜚欲取之俞音蜚謂之曰

是小而毒不可觸也即且怒曰甚矣爾之欺予也夫天下

之至毒莫如蛇而蛇之毒者又莫如蜚蜚噬木則木斃齧

人獸則人獸斃其烈猶火也而吾入其肱食其心菹鮮其

腹腸醉其血而飽其骨力形切三日而醒融融然夫何有於

一十之蜚如暖切乎跛其足而凌之蜚蜚舒舒焉曲直其

角煦其沫以俟之即且黏而顛欲走則足與須盡解解照

臆而臥為蠶所食

楚有養狙且余切以為生者楚人謂之狙公且日必部分衆

狙于庭使老狙率以之山中求草木之實賦什一以自奉

或不給則加鞭箠為群狙皆畏苦之弗敢違也一日有小

狙謂衆狙曰山之果公所樹與曰否也天生也曰非公不

得而取與曰否也皆得而取也曰然則吾何假於彼而為

之役乎言未既衆狙皆寤其夕相與伺狙公之寢破柵毀

柙取其積相攜而入于林中不復歸狙公卒餒而歿郁離

子曰世有以術使民而無道揆者其如狙公乎惟其昏而

未覺也。一旦有開之其術竊蒙人衣狻猊之皮以適壙。虎見之而走。謂虎為畏已也。返而矜有大志。明日服狐裘而往。復與虎遇。虎立而睨之。怒其不走也。叱之為虎所食。邾婁子泛于河中流而溺水。渦古禾切嚙而出之。得壺以濟岸。以為天祐已也。歸而不事魯。又不事齊。魯人伐而分其國。齊弗救。君子曰。無畏者禍之本乎。惟有德可以受天祥。祥不妄集。聖人實有之。猶內省而懼。畏其不能勝也。而況敢自祥乎。非祥而以為祥。喪其心矣。其能免乎。

郁離子謂姬獻曰。吾嘗游汝泗之間。見叢祠焉。其中為天

仙。其左右為鬼伯。天仙之祠。香燭之外無物。而鬼伯之祠。擊鐘烹羶。明膏火。竊晝夜。今子之庭無雨暘寒暑。皆如市。鵝羊鴨鷄之聲。啞嘍嘈噴。不得聞。人語吾隱。子之不能為天仙而為鬼伯也。明年而敗于匏瓜之墟。姬獻歿焉。有獻陵鯉于商陵君者。以為龍焉。商陵君大悅。問其食。曰。螿。商陵君使參而擾之。或曰。是陵鯉也。非龍也。商陵君怒。扶之。於是左右皆懼。莫敢言。非龍者。遂從而神之。商陵君觀龍。龍卷屈如丸。條而伸。左右皆佯驚。稱龍之神。商陵君又大悅。徙居之。官中夜穴。覺而逝。左右走報曰。龍用壯。今果穿石去矣。商陵君視其跡。則悼惜不已。乃養螿以伺翼。

其復來也無何天大雨震電真龍出焉商陵君謂爲暴龍
來矢螳以遊之龍怒震其宮商陵君歿君子曰甚矣商陵
君之愚也非龍而以爲龍及其見真龍也則以陵鯉之食
待之卒震以歿自取之也

冥谷之人畏日恒穴土而居陰有蛇焉能作霧謹事之出
入憑焉於是其國晝夜霧巫紿之曰吾神已食日矣日亾
矣遂信以爲天無日也乃盡廢其穴之居而處塏義和氏
之子之崦過焉謂之曰日不亾也今子之所醫者霧也霧
之氣可以晦日景而焉能亾日日與天同其久者也惡乎
亾吾聞之陰不勝陽妖不勝正蛇陰妖也鬼神之所詰雷

霆之所射也今乘天之用丕而逞其姦又因人之譎以憑
其妖妖其能久乎夫穴于之常居也今以譎致妖而棄其
常居蛇歿霧必散日之赫其可當乎國人謀諸巫巫恐洩
其紿遂祖之未期月雷殺其蛇蛇歿而霧散冥谷之人相
响而禱

粵人有采山而得菌其大盈箱其葉九成其色如金其光
四照以歸謂其妻子曰此所謂神芝者也食之者仙吾聞
仙必有分天不妄與也人求弗能得而吾得之吾其仙矣
乃沐浴齋三日而烹食之入醮而歿其子視之曰吾聞得
仙者必蛻其骸人爲骸所累故不得仙今吾父蛻其骸矣

非死也。乃食其餘。又死。於是同室之人皆食之。而死。郁離子曰。今之求生而得死。死者皆是之類乎。故張罔以逐禽。使無所逃。而獲。非不知而不避者也。設食而機之。則其獲也。皆非知之。而不避者也。南方有鳥。五采而象鳳。名曰昭明。其性好亂。故出則天下起兵。西方有獸。斑文而象虎。名曰鷓鴣。其性好仁。故出則天下偃兵。其不知者。莫不以爲鳳與虎也。今天下之人。孰不曰。予有知也。由此觀之。遠矣。

桐俱禹椽戶金第六

梁王嗜果。使使者求諸吳。吳人予之橘。王食之美。他日又求焉。予之柑。王食之。尤美。則意其猶有美者。未予也。其甚記

切使者聘于吳。而密訪爲禦兒之鄙人。有植枸椽于庭者。其實大如瓜。使者見而愕之。曰。美哉。煌煌乎。柑不如矣。求之弗予。歸言于梁王。梁王曰。吾固知吳人之靳也。命使者以幣請之。朝而進之。薦而後嘗之。未畢。一辨。王舌縮而不能嚙。齒柔而不能咀。呼几鼻頰頰。以讓使者。使者以譖吳人。吳人曰。吾國果之美者。橘與柑也。旣皆以應王。求無以尚矣。而王之求弗置。使者又不詢而觀諸其外。美宜乎所得之。不稱所求也。夫木產于土。有土斯有木。於是乎果實生焉。果之所產。不惟吳。王不徧索而獨求之。吳恐枸椽之且至。而終無適王且者也。

公儀子為政于魏魏人淳于橘以才智自薦公儀子試而
 知其弗任也退之淳于橘許必切之西河西河守使人道而
 入諸趙趙人以為將西河守謂公儀子曰是必攻趙矣趙
 攻魏國之利也公儀子愀然不悅曰如大夫言是魏國之
 耻也昔者由余戎人也由余入秦秦穆公用之由余賢秦
 人不敢輕我吾懼趙人之由是輕魏也

泗水之濱多美石孟嘗君為薛公使使者求之以幣泗濱
 之人問曰君用是奚為哉使者對曰吾君封于薛將崇宗
 廟之祀製雅樂焉微君之石無以為之磬使隸人敬請于
 下執事惟君圖之泗濱人大喜告于其父老齊戒肅使者

以車千乘致石于孟嘗君孟嘗君館泗濱人而置石于外
 朝他日下宮之礪闕孟嘗君命以其石為之泗濱人辭諸
 孟嘗君曰下邑之石天生而地成之昔者禹平水土命后
 夔取而薦之郊廟以諧八音衆聲依之任土作貢定為方
 物要之明神不敢褻也君命使者來求于下邑曰以崇宗
 廟之祀下邑之人畏君之威不敢不供齊戒肅使者致于
 君君以置之外朝未有定命不敢以請今聞諸館人曰將
 以為下宮之礪思亦切臣實不敢聞弗謝而走諸侯之客聞
 之皆去於是秦與楚合謀伐齊孟嘗君大恐命駕趣謝客
 親御泗濱人迎石登諸廟以為磬諸侯之客聞之皆來秦

楚之兵亦解，君子曰：國君之舉不可不慎也。如是哉！孟嘗君失信于天下之人，疾之而況得罪於賢士哉！雖然，孟嘗君亦能補過者也。齊國復強，不亦宜乎？

越王使其大夫子餘造舟，舟成有賈人求掌爲工。子餘弗用，賈人去之。吳因王孫率以見吳王，且言越大夫之不能用人也。他日王孫率與之觀于江，音作江中之舟擾則收指以示王孫率曰：某且覆，某不覆，無不如其言。王孫率大奇之，舉于吳王以爲舟正。越人聞之，尤子餘。子餘曰：吾非不知也，吾嘗與之處矣，是好夸而謂越國之人無己者。吾聞好夸者恒是己，以來多諛，謂人莫若己者必精于

察人而闇自察也。今吳用之，饋其事者必是夫矣。越人未之信，未幾吳伐楚，王使操餘皇浮五湖而出三江，迫于扶胥之口，沒焉。越人乃服子餘之明，且曰：使斯人弗試而死，則大夫受遺才之謗，雖咎繇不能直之矣。

越人寇不韋，避兵而走剡，貧無以治舍，徘徊于天姥之下，得大木而麻爲安，一夕將斧其根，以爲薪，其妻止之曰：吾無廬而託是以庇身也，自吾之止於是也，驕陽赫而不吾灼，寒露零而不吾澆，飄風揚而不吾凜，雷雨晦冥而不吾震撼，誰之力耶？吾當保之，如赤子仰之，如慈母愛之，如身體猶懼其不蕃且殖也，而況敢毀傷之乎？吾聞之水泉縮

而潛魚驚，霜鐘鳴，而巢鳥悲，畏夫川之竭，林之落也。魚鳥且然而況於人乎？郁離子聞之曰：哀哉！是夫也，而其知不如一婦人也。嗚呼！豈獨不如一婦人哉？則亦鳥魚之不若矣。

東甌之人謂火為虎，其稱火與虎無別也。其國無陶冶而覆屋以茅，故多火災。國人咸苦之。海隅之賈人適晉，聞晉國有馮婦善搏虎，馮婦所在則其邑無虎，歸以語東甌君。東甌君大喜，以馬十駟，玉二鼓，文錦十純，命賈人為行人，求馮婦於晉。馮婦至，東甌君命駕虛左，迎之于國門外，共載而入館，于國中為上客。明日市有火，國人奔告馮婦。

馮婦攘臂從，國人出求虎，弗得。火迫于宮肆，國人擁馮婦以趨，火灼死，於是賈人以妾得罪，而馮婦亦弗寤。

燕文公之路馬死，或告之曰：界耳氏之馬良，請求之。辭曰：野馬也，不足以充君駟。公使彊之，逃，蘓代之徒欲以其馬售，公弗取。巫閭大夫入言曰：君求馬，將以駕乘輿也，何必近舍其所欲售而遠取其不欲售者乎？公曰：吾惡夫自術者，對曰：昔中行伯求婦于齊，高鮑氏皆許之，謀諸叔向，叔向曰：娶婦所以承宗祧，奉祭祀，不可苟也。惟其賢而已，今君之求馬亦惟其良而已，可也。昔者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逃，堯弗彊也，而卒得舜，寧戚飯牛以自售于齊桓公，桓

公用之而卒得管仲使堯不聽許由何以得舜桓公不用
甯子何以得管仲君何固為
晉獻公滅虞寘其俘于下陽使士蔿於委監焉其大夫多
逃士蔿弗禁公聞之怒召士蔿讓之士蔿對曰君以是為
可以充吾國之用也夫夫彼虞公之臣也皆嘗任虞公之
事矣食虞公之祿而立虞公之朝聞虞公之政虞公不能
救虞公執而身隨之君將為用是為哉公曰吾懼其鄰國
之之也士蔿笑曰若是則臣滋惑矣公曰何哉士蔿曰往
歲臣之里有厲卜之曰叢為祟於是集里之老幼召巫覡
具舟車奉牲幣羞桃茢男女以班舉叢而寘諸衢東里之

人利其器物而收之因得厲焉死者且過半故廢社之上
不可以塗宮室棄出之婦不可以主中饋鬼神之所遺也
今虞之賢臣曰宮之奇百里奚而已矣宮之奇先虞公之
亾而以其族去百里奚與於俘則君既入之秦矣其他奚
取焉而必欲置之曰無使適鄰國君實欲善鄰則曰愛厥
苗無遺莠可也今君坐不安食不甘繕甲兵以睨四封無
歲不征豈有他哉求吾欲也敵釁未生無所用謀如其弗
欲猶將納之矧自往焉如其用諸適吾願也吾何怒為公
曰善

郁離子曰鳥獸之與人非類也人能擾而馴之人亦何所

不可為哉。鳥獸以山藪音叟為家，而豢養于攀籠之中，非其情也。而卒能馴之者，使之得其所，嗜好而無違也。今有養鳥獸而不能使之馴，則不食之，以其心之所欲處之，以其性之所安，而加矯迫焉，則有死耳。鳥乎其能馴之也。人與人為同類，其情為易通，非若鳥獸之無知也。而欲奪其所好，遺之以其所不好，絕其所欲，彊之以其所不欲，迫之而使從其果，心悅而誠服耶。其亦有所顧畏而不得已耶。若曰：非心悅誠服而出，不得已，乃欲使之治吾國，狗吾事，則堯舜亦不能矣。

孫子自梁之齊，田忌郊迎之，而師事焉。飲食必親，啟寢興

必親問，孫子所喜，田忌亦喜之；孫子所不欲，田忌亦不欲也。鄒奭謂孫子曰：子知蚩蚩驅音巨虛之與，蟹音巨乎。蚩蚩驅虛負蟹以走，為其能齧甘草以食也。非憂其將為人獲而負之也。今子為蟹而田子蚩蚩驅虛也。子其識之。孫子曰諾。

或問致人之道，郁離子曰：道致賢，食致民，淵致魚，藪致獸，林致鳥，臭致蠅，利致賈，故善致物者，各以其所好致之。則天下無不可致者矣。是故不患其有所不至，而患其有所不安，能致而不能安，不如不致之。亡傷也。粵人有學致鬼者，三年得其術，於是壇其室之北隅，以集鬼。鬼至而多無

以食則相帥以為妖聲聞于外一夕其人死而熟其室鄰里莫不笑之

韓垣之齊以策于齊王王不用韓垣怒出誹言王聞而拘諸司寇將殺之田無吾見王以語之田無吾曰臣聞子嫩

切萌學擾象而工比之義渠以擾象之術于義渠君義渠君不答退而誹諸館館人曰非吾君之不聽子也顧無所得象也嫩萌報而歸醫胡之魏見魏太子之神馳而氣不屬也謂之曰太子病矣不疾治且不可救太子怒以為謗已也使人刺醫胡醫胡死魏太子亦病以死夫以策于人不合而怨者非也人有言不察患而讐之亦非也臣聞之

江海不與坎井爭其清雷震不與蛙蚓鬪其聲磳磳之夫何足殺哉王乃釋韓垣

楚王問於陳軫曰寡人之待士也盡心矣而四方之以者不貲寡人何也陳子曰臣少嘗游燕假館于燕亦左右皆列肆惟東家甲為帳臥起居飲食器用無不備有而客之之者且不過一二或終日無干焉問其故則家有猛狗聞人聲而出噬非有左右之先容則莫敢躡其庭今王之門無亦有噬狗乎此士所以艱其來也

秦楚交惡楚左尹卻患奔秦極言楚國之非秦王喜欲以為五木夫陳軫曰臣之里有出妻而再嫁者日與其後夫

言前夫之非意甚相得也一日又失愛于其後夫而嫁于
 郭南之寓人又言其後夫如昔即其人為其後夫言之後
 夫笑曰是所以誑子者猶前日之誑我也今左尹自楚來
 而極言楚國之非若他日又得罪于王而之他國則將移
 其所以訾楚者訾王矣秦王由是不用卻惡
 杞離謂熊蟄父曰子亦知有為蠶乎黃蠶殫其力以為蠶
 為蠶不能為蜜而惟食蜜故將墜戶其王使視蠶而計課
 必盡逐其為蠶其不去者衆嚼而殺之今居于朝者無小
 大無不眠切竹尼手稼切步土足以任王事皆有益于楚國者
 也而子獨邀以食先星而臥見日而未起是無益于楚國

者也且夕且計課吾憂子之為為蜂也熊蟄父曰子不觀
 夫人之面乎目與鼻口皆日用之急獨眉無所事若可去
 也然人皆有眉而子獨無眉其可觀乎以楚國之大而不
 能容一邀以食之士吾恐其為無眉之人以貽觀者笑也
 楚王聞之益厚待熊蟄父
 漢八年高皇帝崩呂太后臨朝聽政大臣患匈奴之彊將
 與為和親議使者太后惡宦官中行說欲去之故使往為
 欒布諫曰陛下之所以使中行說者不過以匈奴驕恣必
 不能善待漢使或留之則非我所惜從而棄之耳臣獨以
 為不便夫使所以達主命釋仇講好決疑解紛果不可以

屈國體高不可以激敵志察變應機以制事權國之榮辱已之休戚非素所愛信而知其忠且亮者不可遣也今中行說刑臣也名不齒於國士又陛下之所素惡夫素惡於君則不重其君名不齒於國士則不重其身臣懼其泄國情而開敵釁也弗聽樂布退謂辟陽侯曰子不力諫北邊自此弗寧矣昔鄭伯惡其大夫高克弗能去而使帥師以禦狄次于河上久而不召衆潰高克奔陳春秋書曰鄭棄其師病鄭伯也今使說也如匈奴無乃棄說以及其介幣乎昔晉之敗于邲也先穀實往楚師楚之敗于鄢陵也苗賁實往在晉此古人之饋車轍也上必悔之

楚王患其令尹薦呂臣之不能欲去之訪于宜申宜申曰未可王曰何故宜申曰令尹楚相也國之大事莫大乎置相弗可輕也今王欲去其相必先擇夫聞之者有乃可耳王覺然曰令尹之不足以相楚國不惟諸大夫及國人知之鬼神亦實知之大夫獨以為未可寡人惑焉宜申曰不然臣之里有巨室梁蠹且壓將易之召匠爾匠爾曰梁實蠹不可以不易然必先得材焉不則未可也其人不能堪乃召他匠束群小木以易之其年冬十有一月大雨雪梁折而屋圯今令尹雖不能而承其祖父之餘國人與之素矣而楚國之新臣穉未有聞者此臣之所以曰未可也

趙人患鼠，乞糞于中山。中山人予之，糞善捕鼠。及雞，月餘鼠盡，而其雞亦盡。其子患之，告其父。曰：「盍去諸？」其父曰：「是非若所知也。吾之患在鼠，不在乎無雞。夫有鼠則竊吾食，毀吾衣，穿吾垣墻，壞傷吾器用，吾將饑寒焉。不病於無雞乎？無雞者弗食雞，則已耳。去饑寒，猶遠若之，何而去夫猫也？」

客有短吳起於魏，武侯者曰：「吳起貪，不可用也。」武侯踈吳起。公子成入見曰：「君奚為踈吳起也？」武侯曰：「人言起貪，寡人是，以不樂為公子成曰：『君過矣。夫起之能，天下之士莫先焉。惟其貪也，是以來事君。不然，君豈能臣之哉？且君自

以為與殷湯、周武王孰賢？務光、伯夷，天下之不貪者也。湯不能臣務光，武王不能臣伯夷。今有不貪如二臣者，其肯為君臣乎？念君之國，東距齊，南距楚，北距韓、趙，西有虎狼之秦，君獨以四戰之地，處其中，而彼五國頓兵坐視，不敢窺魏者，何哉？以魏國有吳起以為將也。周詩有之曰：『趙趙久武夫，公侯于城。』吳起是也。君若念社稷，惟起所願好，而予之，使起足其欲，而無他求，坐威五國之師，所失甚小，所得甚大。乃欲使之飯糲茹蔬，被短褐，步走以供使，令起必去之，起去而天下之如起者却行不入。太梁君之國空矣。臣竊為君憂之。」武侯曰：「善。」復進吳起。

郁離子疾病氣宛痰結將散之或曰痰榮也是養人者也
人無榮則中乾中乾則死弗可散也郁離子曰吁吾子過
哉吾聞夫養人者津也醫家者所謂榮也今而化為痰是
榮賊也則非養人者也夫天之生人參地而為二為其能
贊化育也一朝而化為賊其能贊天地之化育乎是故俞
跗扁鵲之為醫也浣胃滌腸絕去病根而陷念余占郁次者
生舜禹成湯周文王之為君也誅四凶戮防風鯀昆吾放
夏桀戮黎伐崇而天下之亂載寧其將容諸乎容之無益
以戕人也故蟲果生也蟲成而果潰自我而離焉非我已
其能養我乎弗去是殖賊以待戕也從子之教吾其不遠

潰矣

蟻音蟻 第七

智伯圍趙襄子于晉陽使人謂其守曰若能以城降吾當
使若子及孫世世保之守者對曰昔者中年之郭比有蟻
蟻墮于河洙擁之以旋其翅拍拍蟻見而憐之游而負之
及陸謂蟻曰吾與子百年無相忘也蟻振羽大笑曰若各
春之不知也而能百年無忘我乎今晉國惟無入而墮女以
天盈盈而恃之是壅禍也壅禍恃盈以蠱尾于人天實厭
之晉陽朝亾女必夕亾予不寒猶及見之其何有于子
及孫是夕智伯為韓魏所殺

郁離子曰人之度量相越也其猶江海之於藏泉乎藏音泉乎藏泉之微積而至于海無以尚之矣而海亦不自知其大也惟其不自知其大也故其納不已而天下之大莫加焉聖人之為德亦若是而已矣是故汧泉納藏泉池納汧泉溝納池澮納溝谿納澮川納谿澤納川江河納澤而歸諸海故天子海也公侯卿大夫江河也川澤也庶官谿澮之類而萬民皆藏泉也藏泉之於海其相去也不亦大懸絕矣乎而其勢必趨焉其志之感情之達如氣至而蟲鳴也如雨來而礎潤也君人者惟德與量俱而後天下莫不歸焉德以收之量以容之德不廣不能使人來量不弘不

能使人安故量小而思納大者禍也汧是若谷之繩代澄切不可以陵洪濤蒿樊之駕不可以御飄風大不如海而欲以納江河難哉

介葛盧壘側瓜切白狄辯皆朝于魯遇于沈猶氏之衢相睨而失笑從者歸而語諸館交訾焉魯人使執渠畧與皓音詰虢丘良切以示之弗喻公山弗桓欲伐季氏問于冉有冉有曰盍召仲尼公山弗桓使召仲尼或謂其人日子之從未子也褻衣而鑿食今將恒其故而豐其新矣而召仲尼焉至必授之政將繩子以纆音墨子其悔哉乃陰喚燕走切使者易其禮仲尼不至將起師冉有曰盍聞諸公乎弗聽遂以

費人攻季氏，問昭公焉。師入，驚公宮。季桓子挾公以登臺，使行人辭諸費人曰：「先君之事先，大夫有之，雖然，盟主實有命，今斯之事，君惟謹，君惠優渥，蔑有二命，二三子不念魯國，不謀于君，而懈臨以兵，其若君與社稷何？且吾聞之，為不禱焉，祖禘不責，夷踞惟二三子圖之，費人曳戈而走，公山弗桓出奔齊，君子曰：公出之伐，季氏也，其猶介葛盧之咻。」許丘許秋乎，雖欲召仲尼，卒蒙于其人，而弗果，其無成也，宜哉。

齊人伐燕，取其財而俘其民，王朝而受俘，喜見于色，謂其大夫曰：「寡人之伐燕，不戮一人焉，雖湯武亦若是而已矣。」

大夫皆頓首賀已，而燕人唯主怒，曰：「吾之於燕民，盡心焉，一朝而唯寡人德不足，為與淳于髡仰天大笑，王怪而問之，對曰：「臣鄰之富叟疾，使巫禱于神，神告之曰：「若能活物萬，吾當為若，請于帝，去爾疾，錫爾壽。」富叟曰：「諾。」乃使人蒐于山，羅于林，罾于澤，得羽毛鱗介之生者萬，言于神而放之，因罾所及，鍛所成切翅而滅足者，嘈嘈聒聒蔽野，揜谷明日而富叟死，其子往泣于巫，曰：「神亦有廷狂音乎？」問之以實，對巫笑曰：「有是哉，是女實自廷，非神廷女也。今燕之君臣相為不道，而民無故也，君伐而取其財，遷其居，寃號之聲，訶殷天地鬼神，無所依歸，帝怒不可解矣，而曰不戮一人。」

焉夫人饑則死凍則死不必皆以鋒刃而後謂之殺之也
周詩曰樹怨以為德君實有焉而以尤燕民非臣之所知
也

郁離子曰嗚呼天下之亂也天亦無如之何矣夫天下之
物動者植者足者翼者毛者裸者鱗四立鱗如也沸如也
拳如也森如也出出而不窮連連而不絕莫非天之生也
則天之好生亦盡其力矣盡其力以生之又盡其力以殲
之不亦勞且病哉其生也非一朝而其殲也在頃刻天若
能如之何而為之則亦不誠甚矣

楚令尹疾內結區霧音茂得秦醫而愈乃言于王令國人有

疾不得之他醫無何楚大疫凡疾之之秦醫者皆死於是
國人悉往齊求醫令尹怒將執之子良曰不可夫人之病
而服藥也為其能救已也是故辛螫醜苦之劑破音廉
熨灼之毒莫不忍而受之為其苦短而樂長也今秦醫之
為方也不師古人而以臆謂岐伯俞跗為不足法音素問
難經為不足究也故其所用無非搜洩酷毒之物鉤吻戟
喉之草葷心暈腦入口如鋒膏腸刮割彌日達夕肝膽沫
裂故病去而身從之不知死之速也吾聞之擇禍莫若輕
人之情也今令尹不求諸草茅之言而圖利其所愛其若
天道何吾得死於楚國幸也

郁離子曰膏粱可以易豆羹狐貉可以奪緼絮民情之常也。是故膏粱不足豆羹可也。狐貉不足緼絮可也。野鳥繫于籠中而馴者以食也。籠中之不如山藪入其籠者知之。有童子側木槩而設食以誘鼠多獲鼠一夕逸其一遂不復獲鼠。今使持檠葉之衣麥粳下反之餅而招于市曰捨爾室捐而服而來與我共此則雖其子亦走而避。心是故不情之事大人不爲之。

楚王好祥有獻白鳥白鸚鵡木連理者羣臣皆賀荀卿不來王召而謂之曰寡人不佞幸賴先君之遺德群臣輯睦四鄙無事鬼神鑿格而降之祥大夫獨不喜焉願聞其故

荀卿對曰臣少嘗受教於師矣王之所謂祥者非臣之所謂祥也。臣聞王者之祥有三聖人爲上豐年次之鳳凰麒麟爲下而可以爲祥。不可以爲妖者不與焉。故凡物之殊形詭色而無益於民用者皆可以謂之祥。可以謂之妖者也。是故先王之思治其國也見一物之非常必省其所以爲祥與則必自省曰吾何德以來之。若果有之則益勉其未至無則反躬自勵畏其僭也。畏其易福而爲禍也。以爲妖與則必自省曰吾何戾以致之。若果有之不待且而改之。無則夙夜祇惕檢視聽之所不及畏其蔽也。畏其有隱慝而人莫之知也。夫如是故祥不空來而妖虛其應。今三閭

大夫放於干湘鄢郢東陵皆舉于秦耕夫牧子莫不荷戈以拒秦老弱餽餉水旱相仍饑饉無蓄雖有鳳凰麒麟日集于郊無補楚國之罅漏而況於易色之鳥亂常之木乎王如不省楚國危矣王不寤荀卿乃退處蘭陵楚遂不振以公

齊伐燕用田子之謀通往來禁侵掠釋其俘而弔比燕民皆爭歸之矣燕王患之蘇厲曰齊王非能行仁義者必有人教之也臣知齊王急近功而多猜不能安受教其將士又皆貪不能長受禁請以計中之乃陰使人道齊師要降者於途掠其婦人而奪其財於是降者皆畏弗敢進乃

使間招亡民亡民首鼠齊將士久欲掠而憚禁則因民之首鼠而言于王曰燕人叛齊王見降者之弗來也果大信之下令盡收拘降民之家田子諫不聽將士因而縱掠燕人遂不復思降齊

鄒離子曰善疑人者人亦疑之善防人者人亦防之善疑人者必不足於信善防人者必不足於智知人之疑已而弗舍者必其有所存也知人之防已而不避者必其有所倚也夫天下之大焉得盡疑而盡防之哉智不足以知賢否信不足以弭欺詐然後唯唯焉惟恐人以我之所以處人者處我也於是任人而專任已於是謀者隱識者避

哲者愚功者拙廉者隘而圓曲頑鄙之士來矣圓曲頑鄙之士盈于前而疑與防愈急至於術窮而身償愈悔其防與疑之不足不亦痛哉

郁離子曰嗚呼吾今而後知以訐爲直者之爲天下後世害不少也夫天之生人不恆得堯舜禹湯文王以爲之君然後及其次焉豈得已哉如漢之高祖唐之太宗所謂閭世之英不易得也皆傳數百年天下之生賴之以安民物蕃昌蠻夷蠻風文物典章可觀其功不細乃必搜其失而斥之以自夸大使後世之人舉以爲詞曰若是者亦足以受天命一九有則不師其長而效其短是豈非以訐爲直

者之流譽哉或曰史直筆也有其事則直書之天下之公也夫奚訐郁離子曰是儒生之常言而非孔子之訓也孔子作春秋爲賢者諱故齊桓晉文皆錄其功非私之也以其功足以使人慕錄其功而不揚其罪慮人之疑之立敘之道也故詩書皆孔子所刪其於商周之盛主存頌美而已矣

郁離子卷之上 終

